

陈德明：与垃圾粪便打交道37年

劳动者风采

云南省总工会 协办

打开化粪池井口，插进抽粪管子，再用铁铲搅动粪便，这时，恶臭不断袭来，离吸粪车十几米的居民，闻到味道都捂着鼻子躲得远远的，但陈德明和同事却一直蹲在粪坑边不停地转动管子、搅动粪便。

与恶臭无比的垃圾、粪便打交道，陈德明已有37年。今年，他荣获云南省“五一劳动奖章”。

已习惯闻刺鼻气味

4月19日一早，记者来到位于昆明市五华区王家桥141号的五华区环境卫生管理处粪便中转处置中心，还没进门就闻到了臭味。进入中心院子，院里的多辆垃圾运输车和粪便运输车散发出的臭味更浓了。

上午9时，接到工作任务的陈德明，开着载重8吨的东风153清运粪便大货车，载着同事张贵祥和记者前往清粪点——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化粪池。

陈德明把车子开到离化粪池最近的路面上，刚停稳车，就与张贵祥一起从车上拿来了3根橡胶管，接了20多米长的管子。

陈德明和同事移开3个化粪池水泥盖子的那一刻，刺鼻的臭味熏得记者眼泪直流，紧跟着胃就开始翻腾，随后便是抑制不住地恶心。而陈德明和同事却若无其事，戴上手套蹲在化粪池边忙碌起来。

把管子伸进化粪池后，他俩一人用铁铲不停地搅化粪池、一人抬着粪管不停晃动。天气炎热，加上不停地搅动，化粪池内的臭味更浓了。

在化粪池边连续工作50多分钟后，车里已抽满粪便，3个化粪池已被他俩清理好。随后，他们又及时将满车的粪便运往城郊的处理厂。

“这么长时间近距离在化粪池边操作，你们为何不戴口罩？”

“我们天天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，蹲在粪坑边上，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。”陈德明和同事笑着回答。

陈德明说，这个化粪池因3个月前刚清理过，还算好清理的。有些长时间没清理的化粪池，用铲子无法铲动，还需用钢筋棍撬开堵塞物。遇上粪池里太干，清理难度就更大了，要先把干的粪便扒拉到池子口，搅碎后与水充分混合才能吸进清运车，那样清理一个化粪池可能要花上3个多小时甚至更长时间，他们需蹲在粪坑边干上整个上午或整个下午。

“长时间不清理的化粪池，掀开盖子的那一刻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，也是最危险的。”陈德明说，多年前曾发生过工人被氨气熏倒、掉进粪坑遇难的情况。后来引起了单位的重视，每月请专业人员给他们上课，讲授安全知识。随之，他们的安全意识提高了。

“天气越热，我们工作的地方就越臭，而且天热了容易出汗，全身又脏又臭。”陈德明说，对此，他们早已习以为常。

打算在一线干到退休

1980年，年仅19岁的陈德明顶替父亲岗位，当了一名垃圾装卸工。

“我选择当环卫工人，有些伙伴不理解。可我从小在环卫站宿舍长大，熟悉环卫工人的情况，可能是一种情结，让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个行业。”陈德明说，除了扫地外，环卫工的垃圾装卸、垃圾和粪便清运他都干过。

刚工作时，陈德明负责装卸垃圾，凌晨4时多就要起床，平均一天要铲十多吨垃圾。

当了3年的垃圾装卸工后，陈德明

拿到了摩托车驾照，就用三轮摩托车清运垃圾。“运送的垃圾中，有死的动物、腐烂的各种东西，味道比粪便难闻多了。”他说。

后来，他拿到大车驾照，便开始上大夜班，时间为每天晚上10时到第二天凌晨5时，一晚上拉两三趟垃圾。“当时垃圾不多，点散，拉满一车需跑10多个点，要拉几条街。”他说。2006年，陈德明又开始从事粪便清运工作。

工作上的脏和累对于陈德明和同事们来说，根本算不上什么，最让他们难受的是遭遇外人的不解。

“路人嫌我们臭，看到我们就躲得远远的；我们送孩子上学，不敢说自己是拉粪的，怕孩子受到歧视……”与记者说起从业后的种种遭遇，陈德明和同事不免有些失落。

“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我们做的就是最普通的工作。”陈德明说，但再脏的活，总得有人干，他觉得工作不分贵贱，既然做了环卫工，就要尽责做到最好，他打算在一线干到退休。

本刊记者 鲁子花
栏目编辑：贺碧莲



陈德明在清掏粪便